

童書業 (1908—1968)

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，曾是“古史辨派”和“禹贡”学会的重要成员，在古史古籍考辨、中国古代地理研究、中国美术史研究、历史理论研究、古代经济史研究、先秦思想史研究等领域皆硕果累累。



高田昌泰

《名师讲义》丛书

序

天津古籍出版社拟出版一套《名师讲义》丛书。从书名看，意思很清楚。他们来征求我的意见，我很赞成。

这些位名师，都是 20 世纪执教于中国各著名大学的知名学者，他们的学术地位早有定评。如闻一多、朱自清等位先生，都是一代人师；再如游国恩、雷海宗、周祖谟等位先生，也都是各自学术领域中的权威。他们虽都



已去世多年，但薪尽火传，其衣被学人，早非一代。他们虽有许多传世之作，但也有大量当年以讲义形式行世的作品，不甚被人注意保存，极有流失之虞。据我看，其中蕴藏的精金美玉决不会少。

今天常常听到“抢救文化遗产”之类的呼声。天津古籍出版社要出版的这一套书，不正是此种功德之举的具体体现么？我认为，这些讲义是弥足珍贵的寿世之作，把它们成批整理出版，嘉惠学林，是做了一件大好事。

我听说此事正在进行，十分高兴。但因病中医嘱不宜长时间执笔，只写此短序，聊当前军旗鼓云耳。

季羨林

【目 录】

第一篇 历代疆域范围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传说中之古帝疆域 | /1 |
| 第二章 | 夏国之范围 | /3 |
| 第三章 | 殷商之势力范围 | /9 |
| 第四章 | 西周之殖民帝国 | /14 |
| 第五章 | 春秋时代之中国范围 | /21 |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第六章 | 战国时代之中国疆域范围 | / 27 |
| 第七章 | 秦汉之疆域范围 | / 33 |
| 第八章 | 三国晋南北朝之疆域范围 | / 36 |
| 第九章 | 隋唐之疆域范围 | / 44 |
| 第十章 | 五代宋辽夏金之疆域范围 | / 47 |
| (一) | 五代疆域 | / 47 |
| (二) | 十国疆域 | / 49 |
| (三) | 北宋疆域 | / 50 |
| (四) | 南宋疆域 | / 51 |
| (五) | 辽国疆域 | / 51 |
| (六) | 西夏疆域 | / 52 |
| (七) | 金国疆域 | / 52 |
| 第十一章 | 元明之疆域范围 | / 53 |
| 第十二章 | 清及民国之疆域范围 | / 55 |

第二篇 历代地方行政区划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第一章 | 传说中之州服制 | / 58 |
| 第二章 | 郡县制之始起 | / 65 |
| 第三章 | 郡县制之确立及郡国并行制 | / 69 |
| 第四章 | 州制之成立 | / 72 |
| 第五章 | 州制之演变及没落 | / 77 |
| (一) | 三国至西晋 | / 77 |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|
| (二) | 东晋至隋 | / 82 |
| 第六章 | 道府制之成立 | / 84 |
| (一) | 道制 | / 84 |
| (二) | 府制 | / 86 |
| (三) | 节度使区域 | / 87 |
| 第七章 | 道制之转变——路制 | / 89 |
| 第八章 | 省制之始起及完成 | / 94 |

第三篇 四裔民族

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云贵高原 | / 99 |
| (甲) | 苗族 | / 99 |
| (乙) | 越族 | / 104 |
| (丙) | 濮族 | / 109 |
| 第二章 | 海藏高原 | / 112 |
| (甲) | 羌族 | / 112 |
| (乙) | 藏族 | / 120 |
| 第三章 | 蒙新高原 | / 123 |
| (甲) | 匈奴 | / 123 |
| (乙) | 鲜卑 | / 128 |
| (丙) | 西域白种 | / 132 |
| (丁) | 突厥 | / 134 |
| (戊) | 蒙古 | / 138 |

名师讲义

中国疆域地理讲义

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--|
| 第四章 | 东北地带 | / 142 |
| (甲) | 貉族 | / 142 |
| (乙) | 肃慎 | / 146 |
| 跋一 | | / 152 |
| 跋二 | | / 153 |
| 跋三 | | / 155 |
| 后记 | | / 163 |



【第一篇】

历代疆域范围

第一章 传说中之古帝疆域

近年国内史地学家多以为中国民族起自东方，然后向西迁移。此种说法，吾人可以蒙文通先生之学说为代表。蒙先生根据《尔雅·释地》

“中有岱岳”一语，推定上古华族聚居偏在东北，故泰山为中。又根据《帝王世纪》：“神农 1

居陈，徙曲阜；黄帝自穷桑登帝位，后徙鲁曲阜；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，都于曲阜，于周为鲁。穷桑在鲁北；颛顼始都穷桑，后徙帝丘，于周为卫。”遂断言上古帝王多作都于鲁，自颛顼徙帝丘，葬濮，帝尝都亳殷，葬濮阳以后，帝都于是自鲁迁卫。以后“尧居平阳，舜居蒲坂，禹居安邑，帝都至是乃自卫徙于晋”。蒙先生代表此派言论，发挥极为透澈，至现时止，尚少有能更进一步补充蒙先生之意见者。然吾人根本不信夏以前有更高之文化，故吾人之古史系统与蒙先生全不相同，吾人言古代史只敢断自夏、商。

《淮南子》言神农治天下：其地南至交阯，北至幽都，东至暘谷，西至三危。《史记》言黄帝东至于海，西至于崦嵫，北至涿鹿，南至于江。《大戴礼记·五帝德》等书言五帝之地及于四海，日月所照，风雨所至莫不从顺。《尧典》载尧使羲和四子宅暘谷、南交、昧谷、幽都。《禹贡》言禹之声教，东渐于海，西被于流沙，朔南暨。此等古帝疆域，其大几与秦、汉相侔，出于后人饰说，自无疑问。近人或言古帝疆域至于某某者，但言其声威所及，非谓其实能统治之。是亦不过理性之解释，非考据之言也。其实夏以前中国尚在部落时代，安得有若是广大之声威？神农、黄帝等其人有无尚不可知，奚能凿

凿考定其疆域哉？

参考：

蒙文通：《古史甄微》

顾颉刚：《古史中地域的扩张》（《禹贡半月刊》一卷二期）

第二章 夏国之范围

夏人起于西北，与商人（夷之一支）起于东方，成对峙之势。《左传》载：“昔高辛氏有二子：伯曰阍伯，季曰实沈，居于旷林，不相能也。日寻干戈，以相征讨。后帝不臧，迁阍伯于商丘，主辰，商人是因，故辰为商星。迁实沈于大夏，主参，唐人是因，以服事夏、商。”（昭公元年）盖夏、商两代（实为两国）实同时存在。惟夏人较商人发展稍早。上引《左传》之文，似系两氏族起源之神话。吾人从多方面考证，知：（一）高辛氏即古代上帝，或称高阳氏，亦即帝喾、帝俊与舜。（二）阍伯即契（或为昭明），为商人之祖先。实沈即鲧，亦即共工氏，为夏人之祖先；而唐即夏本族之称。商丘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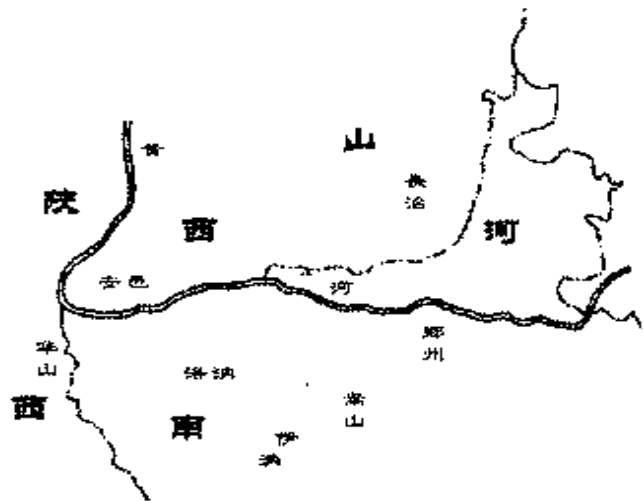
今河南省商丘县，大夏在今山西省安邑县一带（据钱穆等说）。

夏人之发源地或在沿塞之西北方。《周书》称：“正北大夏。”（《王会篇》）据柳翼谋先生等考证，此大夏约在今山西省北部或绥远省。

《周书》大夏既在正北，而《汉书·地理志》陇西郡又有大夏县，同名为“大夏”，决非偶然。或夏人发源地确在西北沿边一带，而匈奴与夏人在血统上亦真有关系也（匈奴为夏后之说，见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）。至夏部族之在远西者，古时称为“西夏”。《穆天子传》称：

“自阳紆西至于西夏，二千又五百里。”《周书》称：“西夏性仁非兵，唐伐之，西夏以亡。”（《史记篇》）《吕氏春秋》称：“黄帝令伶伦作律，伶伦自大夏之西，乃之阮隃之阴，取竹于嶰溪之谷。”（《古乐篇》）据上三段文字，吾人似可假定两点：（一）伶伦自古大夏之西至昆仑之北，西夏必在今甘肃、新疆一带；自阳紆（秦地）西二千五百里适当现时新疆之地。（二）西夏为唐所伐而亡，此唐必即汤，因甲金文中“成汤”之“汤”均作“唐”也。如唐即汤，则西夏必为夏之部落无疑。而夏人之发源地在西北方亦可无疑矣。

《左传》称：“分唐叔以大路……命以《唐诰》而封于夏虚。”（定公四年）案：夏虚即安邑（钱穆说），在今山西省西南部，可见夏族自黄河而下，先居于河东一带。嗣渐向南迁移，而定居于嵩、洛。《周书》称：“自洛汭延于伊汭，居易无固，其有夏之居。”（《度邑篇》）《国语》称：“昔夏之兴也，融降于崇山。”（《周语》）注：“夏居阳城，崇高所近。”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亦以“崇高”为“中岳”。可证崇山即嵩山。“自洛汭延于伊汭”，明已渡河而南矣。及其末世，夏桀之国，仍不出此区。《史记》载吴起之言曰：“夏桀之居，左河、济，右太华，伊阙在其南，羊肠在其北。”（《魏世家》）由是观之，夏之疆域：东似不能过郑州，西似不能过华山，南似不能过伊水流域，北似不能过今山西长治县（羊肠）。观于下图自明。然后世之书亦有言夏桀经营东方者，如“夏桀为仍之会，有缙（东夷）叛之”（《左传》），其事如何，不能无疑也。



夏之同姓国亦多在夏虚附近：

扈 旧说谓在今陕西省，然据《春秋经》庄公二十三年：

“公会齐侯盟于扈。”杜《注》：“郑地，在荥阳卷县。”其地在今河南原武县西北，是扈本在河南。又传说启曾伐有扈，大战于甘，甘地旧说亦在陕西省，然据《左传》，周王畿内有甘国，杜预谓在今洛阳附近；然则扈决近夏虚明矣。

观 韦昭等谓在洛汭之地。此虽后人之言，然《书序》及《潜夫论》中亦有同样之证据，故观亦在夏虚之中。

斟灌 疑即观，盖古“灌”“观”同音，“斟”或氏也。

斟郛 臣瓚谓在河南，雷学淇谓即杜预所言巩县西南之郛中，此亦在夏虚之内。

其支裔在后世迁移者，亦明显自西而东之迹：

莘 约在今山东费县，据《诗·大雅》，周文王之夫人为莘国之女，莘似本在较近西方之地。

杞 春秋初年本居今河南省杞县，后东迁至今山东省昌乐县。

自在西方。至春秋时则迁至今山东峒县。

结论：夏人起自西方，后渐东迁，其疆域范围为郑州之西，华山之东，长治之南，伊水流域之北，约跨今豫、晋、陕三省交界一带之地〔一〕。

〔一〕杨向奎先生采用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之传说，以证明夏人起于东方（见所著《夏民族起于东方考》，《禹贡半月刊·古代地理专号》），然此段传说根本即不可信（参看予与顾颉刚先生合作之《夏史三论》，《古史辨》第七册）。此非吾人一家之言，吕思勉先生亦有同样之言论：“《左氏》之言，看似全系史实，然……古事之传于后者，人神恒相杂，其后士夫传述，则人事多而神事少；东野人言，则人事少而神事多；看似殊科，实同一体。《左氏》所载，亦神话之经士夫所改定者耳。其原既为野言，其事即非信史。”（《太康失国与少康中兴》，见《说文月刊》）杨先生所采之材料，最重要者见于《左传》襄公四年：“昔有夏之方衰也，后羿自鉏迁于穷石，因夏民以代夏政。恃其射也，不修民事，而淫于原兽，弃武罗、伯因、熊髡、龙圉而用寒浞。寒浞，伯明氏之谗子弟也，伯明后寒弃之，夷羿收之，信而使之，以为己相。浞行媚于内，而施赂于外，愚弄其民，而虞羿于田，树之诈慝，以取其国家，外内咸服。羿犹不悛，将归自田，家众杀而烹之，以食其子。其子不忍，食诸，死于穷门。靡奔有鬲氏。浞因羿室，生浇及豷，恃其谗慝诈伪，而不德于民，使浇用师，灭斟灌及斟寻氏，处浇于过，处豷于戈。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，以灭浞而立少康。少康灭浇于过，后杼灭豷于戈，有穷由是遂亡。”又《左传》哀公元年：“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郢，灭夏后相。后缙方娠，逃出自窦，归于有仍，生少康焉。为仍牧正，慧浇能戒之。浇使椒求之。逃奔有虞，为之庖正，以除其害。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，而邑诸纶。有田一成，有众一旅，能布其德，而兆其谋，以收夏众，抚其官职。使女艾谍浇，使季杼诱豷，遂灭过、戈，复禹之绩；祀夏配

参考：

傅斯年：《夷夏东西说》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》）

杨宽：《中国上古史导论》（《古史辨》第七册）

顾颉刚、童书业：《夏史三论》（《古史辨》第七册）

杨向奎：《夏民族起于东方考》（《禹贡半月刊》七卷六、七合期《古代地理专号》）

天，不失旧物。”杨先生根据此两段文字中之地名杜《注》均在东方，遂云夏人本起于东，其后西迁。吾人不赞同其说，其理由有：（一）《左传》之《注》为杜预所作，杜预为晋人，其所注各地所在安见完全可信。（二）《左传》襄公四年一段材料见魏绛和戎事中，与前后文参看，显为凭空插入。又《晋语》中亦有魏绛和戎事，而无后羿、寒浞等事。《楚辞·天问》、《离骚》中虽载羿、少康等事，然其记载与《左传》迥异，可见《左传》之文实为后人所造。（三）《史记·夏本纪》于少康中兴事未提只字，可见其为野说。（四）以年代计，寒浞为相时至少三十岁；及其篡羿后因羿室所生之子能领兵伐人，又至少三十年；至浇灭相，相遗腹子少康娶妻，又至少二三十年；至少康子杼能领兵，又至少二三十年。以此最低限度之年数计算，寒浞须活至一百二十岁，此为决不可能之事。（五）夏后相都东方（帝丘）之传说亦不可信（说详予与顾颉刚先生合作之《夏史考》）。故谓夏人起于西方较为近情，总之，古“夏”“西”二字可以互训。如郑公孙夏字子西，陈公子西字子夏，此可证夏人与西方必有关系也。

第三章 殷商之势力范围

商人起于东方，乃无问题之事。《诗·商颂》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”（《玄鸟》）此传说解释商祖——契——之由来：上帝命燕贻卵，简狄吞之，生契。其意义为商之祖乃卵生者。吾人可寻得甚多国族之始祖有同样之传说，例如：秦始皇祖大业，夫馀国始祖朱蒙，清始祖布库里雍顺等均有类似之传说，而此等国族均发源于今渤海湾一带。近人谓古时渤海湾之范围较今为小，民族来往甚便，因之吾人可证实商氏族起于东北沿海一带。又殷墟中发现贝壳甚多，此亦殷人本为沿海民族之证。且殷墟复发现断发文身之像，亦沿海民族之风俗。又其文字及其他习惯亦颇与他种东方民族相似（吴、楚、越、朝鲜等均东方民族），商人之起于东方可无疑义矣〔一〕。

商之始祖契，据传居今山东滕县之地。《世本》称“契居蕃”（《山海经·注》引）。《汉书·

〔一〕《禹贡》冀州扬州皆有“鸟夷”（今本作“岛夷”，讹）。甲骨卜辞有“佳夷”，古“佳”“鸟”不甚分，“佳夷”者，即“淮夷”也。秦祖大业为玄鸟所生。郑子自称其高祖摯之立也，风鸟适至，秦、郑皆嬴姓淮夷之族，殷与夷同种，殆亦淮夷之一支；故其祖亦为玄鸟所生也。